**不再唱歌的鳥兒**

作者：黎錦兒

 我緊緊的執著電話筒，盡量壓低聲音：「老闆娘，請你無論如何替我想想辦法.......我知道...我知道是很困難，對不起，麻煩你了。」正要繼續說，媽媽從房裡喊出來：「幾點了？為什麼鳥兒不叫我起床啊！」「大概太疲倦睡著了。」我趕快應著她。媽媽仍賴在床上，不願起來。我自忖，這回糟糕了，怎向她交代呢？

 今天早上，正專心寫作，為了急著應門，不小心把桌上的咖啡弄翻了。咖啡全滲到玩具小鳥站立的綠色樹幹底部，那是她最心愛的鳥兒。我驚慌得很，把玩具弄乾之後，拼命用力拍掌，高聲喊叫，它全無反應。我放上新電池，按這兒，按那兒，它仍然一動也不動。我立刻打電話給賣我玩具的老闆娘求救。她知道情況後，說玩具這機械的東西，是難以修理的。既然起死回生無望，我急急的說：「那我到你店裡買一個新的好了。」「對不起，這個玩具特別暢銷，店裡只剩下一個，是留給我的一個熟客，他旅行回來才取貨。」我頹然的跌坐在沙發上，呆呆的望著天花板，像給人點了穴位般，久久不能動彈。

 「你坐在那兒幹嗎？鳥兒為什麼沒動靜了？」媽隨意的問。「也許電池耗盡了，等一會兒，我到對面的商場，買些新的回來吧。」我笑著說，盡量掩飾我心裡的不安。「現在去吧，沒有鳥兒的歌聲，家裡顯得太寂靜了。你返港後，它可以陪陪我啊！」媽媽輕鬆的說。我立刻站了起來，離開家裡，茫然的不知該往哪裡去。

 媽媽與鳥兒結緣，是始於那個晴朗的下午。她居住的長者社區中心，知道我來了，特意邀請我在春節聯歡會表演助慶。我唱了兩首大衆熟悉的中國藝術歌曲。唱畢我走到媽媽那裡，她旁邊坐著一個五十多歲的女士及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，她們是祖母與孫女的關係，一家從北京移民來加拿大。小女孩叫小麗，長得精靈慧黠，十分可愛。

 「你唱的歌真動聽，那首『鳯陽花鼓』我在音樂課中才剛剛學會。老師還叫我在班上朗讀歌詞呢！」小麗天真爛漫的說著，還告訴我她最喜歡音樂與數學，尤其是喜歡唱歌。我要她唱一首歌給我聽，她唱了「Over the rainbow」，我還用鋼琴替她伴奏呢！我稱讚她唱得好，還鼓勵她努力學習，她向我報以嬌羞的一笑，甜得如她的歌聲一樣。

 我與媽媽一起逛逛那裡的新春賣物攤位。攤位賣的物品都是平時少見又特色的東西，我們正在到處蹓躂時，突然聽到清脆的鳥兒叫聲，循著聲音方向望去，一座綠色的物件聳立在那裡，我倆走到它面前，叫聲卻停止了。仔細觀看，一棵高高圓筒形的樹幹，四周很多狀似青草的彎著腰飄灑下來。下面有一大一小的鳥兒，大鳥兒低頭俯視小鳥兒，好像要照顧及保護牠。「鳥兒很神奇的，只要受到聲音的刺激，便會發出叫聲及動作。」那是小麗的聲音。原來這攤位是屬於她外祖母的。媽媽很感興趣，高聲與它交談，鳥兒不只用歌聲回應她，頭及尾巴左搖右擺，兩邊翅膀有力的拍動向她問好。媽媽開心得眉開眼笑大叫起來，向小鳥伸出大拇指，猶如她過去當校長時教導小朋友般。見到媽媽樂不可支的樣子，知道這就是屬於她的新年禮物了。正要付錢時，老闆娘走過來，輕聲在我耳邊說：「我給你八折，趕快買下來吧！」我來不及說謝謝，她已把整件玩具，放回盒子裡交給我了。

 鳥兒來了我們家後，家裡充滿熱鬧及春意氣色。媽媽平時總愛躲在房間裡看電視，現在她愛走出客廳，興致勃勃的逗鳥兒玩。白天，她愛坐在桌子前，用欣賞的眼光凝視小鳥，跟它們說話，撫摸它們的身子，稱讚它們乖。晚上睡覺前，跟它們說聲「拜拜」。鳥兒成為她的好朋友，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通常她是深夜才睡，到翌日午餐時間，仍在睡夢中，怎麼叫也不肯起來，我把這個任務交給兩隻鳥兒。一拍掌，它們比平時叫得更瞭亮。媽媽被吵醒了却沒有生氣。從此以後，鳥兒成為媽媽的守護天使，我再也不會為叫她起床而頭痛了。

 我靜靜的推開門，躡手躡腳的走進大廳。媽媽已坐在那裡等著我。「快點放上電池吧。」她焦急的說。天啊，我該怎麼辦！拿出了教學生的演技，假裝什麼都沒發生，把新電池裝上去。雖然人們常說「長痛不如短痛」，但突如其來的刺激，對一個九十歲，風燭殘年的老人家來說，太尖銳太沉重了。老年人越老越像小孩子，但心靈比小孩子更敏感更脆弱。我輕描淡寫的說：「裝了新電池仍然不動，可能裡面有些問題。讓我退回老闆娘給她修理吧！」我把鳥兒放回原來的盒子裡，然後藏起來，靜待日子把事情沖淡。

 那幾天，媽媽無精打采的，沒有鳥兒叫聲，也沒有媽媽笑聲，家裡是一片沉寂。雪不斷的飄著，窗外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

 我有兩位加拿大好友，知道我們的情況，她倆商量好一條妙計，在寒風厚雪下，突然在我家出現了。見到媽媽除了熱情的擁抱，還送她一件新年禮物，是一隻金黃色非常精巧的小狗。只要輕輕一摸，它不只搖頭擺尾汪汪汪，還會隨著節奏舞動身子，趣緻極了。媽媽雖是喜歡，但仍喋喋不休的談論她的摯愛―她最懷念的鳥兒。我們知道難以令她「移情別戀」，也感到無計可施了。

 我的好友探訪後幾天，媽媽仍然顯得悶悶不樂，那隻玩具小狗放在那裡，看也不看一眼，整天總是賴在床上。我感到很內疚，覺得自己像個劊子手，捏死了鳥兒，也扼殺了她生活的平衡及樂趣。我抱著最後的希望，又再一次打電話給老闆娘，雖然跟她祇有一面之緣，我竟待她如朋友般向她細訴我的心情，並描述了有關媽媽與小狗的一切。為了媽媽，我厚著臉皮，向她發出一個滑稽又無理的請求，我願意送那玩具小狗給她的那個熟客，或是由他自選玩具我付錢，看看他是否肯割愛讓那鳥兒給我們。

 掛斷電話，我為自己這個不近人情、奪人所愛的私心感到羞愧，人性真的夾雜了很多衝突、糾纏與矛盾。翌日，老闆娘回覆我，她的老顧客很喜歡那玩具鳥兒，今天便會去她商店取貨了。我請老闆娘嘗試問問出產商及其他供應商，看看有沒有可能給我弄一個來。兩天後老闆娘覆電，真的沒有辦法了。我在徹底失望中只有接受了現實。但心裏對母親的虧欠感日復增加。

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媽媽並沒有忘記她的鳥兒，久不久便問我一次，我總是敷衍著，支吾以對。年輕時甚聰明的她，雖然老了，記憶力嚴重衰退了，但她也漸漸的猜測到是什麼一回事。我知道實在瞞不過她，那一天，天上飄著大雪，外面是昏暗一片。我鼓起勇氣，坦白的和盤托出，把一切實情告訴了她。我緊張的看著她的反應，她兩眼暗淡缺乏神采，空洞洞的直望著我，沒有怪責，也不發一言，失落地推著她的助行車，默默的走回房間去。我的心一揪，眼淚撲簌簌的滾下來。

 暖暖的陽光無聲的爬進來，把一屋照得亮亮燦燦的。響起的門鈴驚醒了沉思中的我，把門打開，赫然見到老闆娘微笑的站在面前，旁邊是小麗，捧著與媽媽一模一樣的玩具小鳥。把她們迎進屋內，老闆娘說：「這是我送給小麗的聖誕禮物，她是很喜愛它的。那天我告訴她，婆婆因失去了小鳥很不開心。她很懂事，心裡替婆婆難過，說婆婆年紀大了，她願意把這玩具送給婆婆，將來自己也許會得到一個更好的。」老闆娘還未說完，小麗已從盒子裡拿出了那個綠蔥蔥的玩具遞給媽媽。媽媽感動得淚盈於睫，溫柔的摸著小麗的頭道：「乖孩子！」我輕輕的走進房間，拭去我快要掉下來的淚水，然後走回客廳，拍拍小麗的肩膊：「你是個善良的好孩子，是可愛的小天使，我祝願你幸福快樂的成長，歌唱得越來越好，將來長大了，用你的歌聲把愛傳開去吧！」我將一個紅封包悄悄的放進她手中。沉甸甸的紅封包，承載了我與母親無限的感激、祝福與讚許。